

《祖源記憶》文明之根

探索民族文化史密碼

今年6月，楊永年先生出版了《祖源記憶》一書。該書從炎帝、古蜀、古玉切入，以祖源記憶為線索，敘述了華夏文明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文明成形的秦漢時代的發展歷程。

《祖源記憶》是楊永年先生從香港《文匯報》崗位退休後，經多年研究探索、艱辛努力，來之不易的一項見解穎慧、文思才湧，頗有特色的上古中國史研究成果。 文：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 譚繼和



■早前的座談會上，楊永年為讀者簽名。

《祖源記憶》的價值，可概括為四句話：

- 一、本書是為重建「中國史前史」、「重建中國上古史」、「重建中國遠古時代」的新模式而做的一種新努力；
- 二、本書是挖掘和整合中華民族五千年「祖源文化」口述歷史遺產的新嘗試；
- 三、本書是以「炎帝」集團為主線，尋找以三星堆為文化標誌的古蜀文明生長之根的「一家之言」；
- 四、本書是以敏銳的眼光和邏輯思辨，循着「古今一體」的思路，讓「祖源文化」的生命重返人間，讓「祖源文化」的民族靈魂和精神支柱活在當下，有助於當今時代的知識積累、文化傳承和國家存續、民族發展偉大工程的一種對遠古歷史的今天個人性的「文化解讀」。

以龍為祖源 構建新模式

從「五四」以來，「重建重構中國史前史」「重建中國上古史」「重建中國的遠古時代」的學術研究、史學研究和文化研究，一直是幾代中國學者（考古的、歷史的、文化的）努力的方向。蘇秉琦先生在1997年就說：「搞清楚司馬遷以前的歷史，重建中國史前史的理想」，講清楚「百萬年連綿不斷的中華文化」，是「考古學的中國夢」，他為此建立考古學中國化的類型學，而做出了畢生的努力。他同許多學者為中國史的研究建立了不同的模式和研究範式。楊永年先生以大記者的文化眼光，以古蜀文明為範例，對炎黃集團中的炎帝文化的演變和發展做了可貴的探索，提出了個人獨立的見解。他以「龍」為祖源的祖先崇拜和祖源記憶是文明起源之根的視角，構建了炎帝族群是祖源意識的起源的「新模式」。不管這種新模式能否得到認可，這都是有益的探索和嘗試。要知道古史辨派、疑古派、信古派、釋古派、文化解讀派等各種學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爭論不少，「走出疑古時代」的呼聲也不少。需要先秦文化研究的學者有勇氣和毅力從眾多史料、材料裡頭去爬疏、整理，提出新見解。

「龍」為文化祖源是很有道理的。《易經乾卦》最先講「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是中國上古文明觀的標誌、標

準，是中國文明起源的觀念，不是西方文明起源觀念。永年先生站在本土文化自信自愛的立場，以「龍」為中華文明發生、發展的標誌，不盲從於西方的觀念，這是令人佩服的。

人類口述史的新視角

挖掘和整合「祖源文化」的人類祖先口述史歷史遺產，是永年兄該書的一個主要特點。重建中國遠古史，需要考古學資料、歷史文獻史料和人類學文化史料三結合，開展三重證據法的綜合研究。這方面前輩學者和今天學者都做了不少探索和研究，成果也碩而多，但始終無法形成公認的、合適的「上古史框架」，這給探索中華民族的起源，中華文化的起源，探索原始氏族公社（家族公社、農村公社）到國家文明的起源這一大轉折時期前後的歷史，帶來不少困難，至今說不清楚，道不明白，或者也可說是：某些學派個人見解清楚明白，但學派之間互不承認，大眾更不知所從，誤導甚多，這是當前研究的現狀。

因此，今天的研究，除了舊有的研究眼光外，還更需要從人類口述史的新視角，挖掘傳說、神話及祖先來源史料。特別是用口述史眼光來看的這些史料尤為需要，「祖源記憶」是探尋歷代祖先留下來的口述的歷史記憶、歷史信息、歷史知識、歷史智慧的工作。要知道中華文化廣域命運共同體是由各地方、各地域、各地區文化的共同體構成的，是「多元一體」、「一脈多源」的歷史。由於沒有文字、越是遠古，越是依靠口傳，越是依靠人類和族群片斷的口述記憶。永年先生以這樣的視角和研究方法，努力從零散、紛亂的史料中找出中華「祖源文化」的發展譜系，這是十分有價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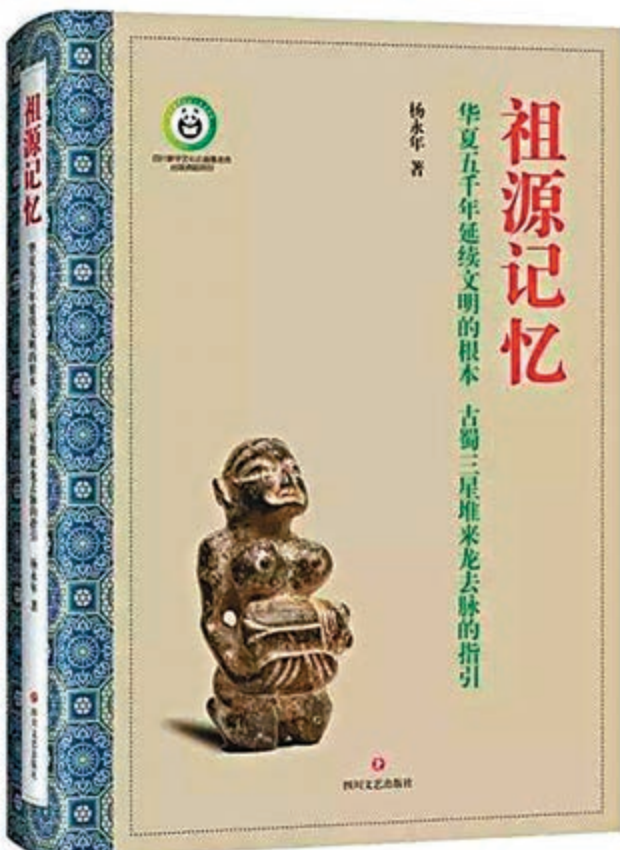
探索古蜀文明生長之根

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新都馬家晚期巴蜀文化，構成三星堆文明考古發展系列的線索。這個考古學發展體系與炎黃、華夏系統的蜀山氏、蠶叢、柏灌、魚凫、杜宇、開明的歷史框架如何對接，是難之又難的工作。這增加了古蜀文明神奇、神秘、神妙的特性。本書作者追問三星堆這一文化現象怎麼來的？向何處去？這實際上

的事物。基於誠善的心念，她策劃一個叫做「我想成為的我」的美術傳教計劃，目標是走遍三十個國家。希望能親自踏上腳步，到各個國家募集人們的夢想，再透過她的創作出版成書。當美術傳教計劃進行到第四個國家的前置作業時，具鏡善接受朋友勸告，到醫院檢查了逐漸變得嚴重的夜盲症。原本還慶幸檢查結果並非青光眼，沒想到卻被診斷出「視網膜色素病變」，也就是「尤塞氏症候群」。

尤塞氏症候群，是一種隱性的遺傳疾病，患者的父母通常屬於「沒有」表現病徵的攜帶者。病患的主要症狀為：聽力受損以及漸進式的視力喪失。具鏡善的視野逐漸變得狹窄，範圍只剩下七公分左右。難道，現在連聲音也要「看」不到了嗎？她不明白，為何自己所擁有的東西，常常會被奪走。

「我想要煮海帶湯獻給媽媽、向心儀的男生要電話、看一百本書……。」還有許多夢想，等待她一一去達成。具鏡



是要回答使用這些文明背後的古蜀主人是如何所思所想所信仰的問題，換句話說，這實質上是探索在「物質考古」背後的「精神考古」問題，這個工作我們還相當薄弱。今天的許多不同觀點不同爭論的分歧、是因為「精神考古」還沒系統開展帶來的問題。就精神考古而言，古蜀人創造文明的特殊思維一直還不為人們所注意。人類文化是人類好奇心和想像力驅使創造的結果，因此要探索這種文化想像力創造力，就得用精神考古的方法。蜀人司馬相如說過「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的作賦之心，這個「心」正是三星堆人的特點。他們的奇思妙想、仰望星空，我們不清楚，但可從神奇神秘的青銅面具、金器、玉器看出它的神妙，看出浪漫和夢想是古蜀人的特徵，是古蜀人的文化想像力傳承到今天的結果。我叫做「古蜀文化想像力的創新」，永年先生叫做「無中生有」，更通俗易懂。今天需要回到古蜀人這個思維中去，要抱着歷史境遇的回飯眼光來研究。本書作者永年先生是在這條文化探索路徑上摸索的勇士，他以文化創新的精神，研究炎帝文化的來龍去脈，又把它與古蜀研究結合起來，雖然對古蜀與炎帝的聯繫，我們還會有不同意見，但我承認這是種新的嘗試。

古今一體與民族精神

永年先生這本書還有一些意見是可以討論的，例如佛教來源就是個大問題，我也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我認為本書的價值是應該承認的：一是勇於打破西方文化話語體系、學術體系的壟斷權，尤其是破三星堆文化外來說的謬論是很正確的。

二是本土文化的自信來源於本土文化之根的尋覓。文化之根、脈、基因越研究得準確，越有利於找到民族魂，民族記憶。

三是本書的嘗試，文筆的生動，記者的幽默，使上古史能夠轉化為今天語境的文化解讀，能夠走入當代群眾街談巷議，活在當下，有益於人心，有益於民族記憶之根的探尋作為人心靈魂重鑄的工作，這是很重要的，作者不愧是個文筆暢達優雅的學者型的大記者。



書評

文：余孟書

《即使如此，這一天也不錯》
作者：具鏡善
譯者：馮筱芹
出版：春光出版

善的心願並不是多麼卓越的理想，多半普通尋常。但是，正因為平凡，反而更能凸顯她的殷切。支撐着她保持樂觀態度的那股力量，或許就是看不見也觸摸不到的，所謂的「心之勇氣」吧。

「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是看不到甚至觸摸不着的，必須用心才能感受。」失明、失聰且無法言語的海倫·凱勒曾經表達過這樣一段肺腑之言。

我們如此幸運，擁有這麼多；奇跡何其美麗，即使我們失去那麼多，還能保有澄澈的心靈。日常之中，難免遭逢逆境，或遇見光怪陸離的糟糕事物。當下，請務必告訴自己：「即使如此，這一天也不錯。」攤開讓人感到微微哀傷卻又能被希望氛圍緊緊環繞的書，跟隨具鏡善的長耳兔，去經歷不一樣的人生風景吧。只要用心閱讀，我們就可以看見幸福，成為珍惜每一天的生命勇士。

書介

Becoming

作者：Michelle Obama
出版：CROWN



她是勞工階級出身的女兒，也是美國第一夫人；是有色人種黑奴後代，也是畢業於哈佛的執業律師。在《Becoming》這本回憶錄中，蜜雪兒·歐巴馬回首自己的人生，娓娓向大家道出她的故事。她從芝加哥南方的童年開始說起，一直到如何兼顧母職與律師、兩個世界上最吃力的工作的那些日子。此外，也提及她隨丈夫入主白宮後，以第一夫人身份行走各國的見聞。這本集風趣、優雅、及坦然的回憶錄，記錄多年來，蜜雪兒於公於私，心境上的起伏。並藉着她挑戰既定人生的故事，帶給讀者希望和勇氣。

貪吃女王：

從飲食看英國女王的生活、國事、外交與皇室祕辛

作者：安妮·格雷
譯者：祁瑋璋
出版：麥田出版社



吃得像女王一樣是什麼意思？伊莉莎白女王愛吃糖，瑪麗二世愛吃巧克力，安妮女王綽號「白蘭地妮」（Brandy Nan），以上這些乃至於其他更多東西，維多利亞女王都吃。《貪吃女王》歌頌維多利亞的好胃口——不止是對食物，也是對人生。維多利亞女王

雲淡風輕：談東方美學

作者：蔣勳
出版：有鹿文化



美學大師蔣勳用文字，在時間裡的俯仰自得，找回東方最美的事物。他在文人山水畫中思考時間的過去與未來，他在古典詩詞中找回不遠遼遠的傳唱歌聲，他在蟲痕鳥跡獸足之中看到天地大美，他在縱谷春秋之中聆聽長卷跋尾餘音裊裊。美學大師蔣勳重新思考東方美學的特殊意義，在連續不斷的心的收藏印記中，回歸自然、溫文爾雅，在可有可無之間，綻放最美麗的光亮。

書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通訊員 谷素梅 河南報道）正值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由著名文學理論家、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魯樞元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新時期文學理論建設與文學批評研究」的結項成果《新時期40年文學理論與批評發展史》正式問世，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主要作者魯樞元、蘇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劉錦傑與知名出版人、文學翻譯家曹元勇一同參加了在鄭州松松書店舉行的新書發佈座談會及分享會。

魯樞元表示，由20世紀70年代末開啟的中國社會的新時期，僅就文藝理論建設與文藝批評實踐來說，無論從文化史還是思想史、學術史還是心態史的哪一方面講，都擁有與「五四時期」同樣重要的地位與意義。據悉，此部學術專著全書近七十萬字，由魯樞元和他的團隊耗時四年，幾番易稿，最終編撰完成，同時還入選了「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知名出版人、文學翻譯家曹元勇評論認為，該書既是對過去40年文學歷史經驗的總結，更是面向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和創作的未來。

在該書中，魯樞元與團隊將新時期文學劃分為三個階段：1978年至1989年為崛起期；20世紀90年代為轉型期；新世紀以來的十年為綜合期。在當天的座談會與分享會上，不少與會的嘉賓與讀者都談及自己的「80年代的文學記憶」。現年72歲的魯樞元亦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學是整個新時期文學運動的核心。魯樞元說，這一時期優秀的作品、作家出現井噴現象，目前在國內佔有顯著地位的作家大多還是80年代湧現的這一批，80年代可以稱得上是文學史上的「造山運動」，而人民群眾對於文學的熱情更是空前。「其來也突然，其興也突然，剛剛崛起即達到高峰，是對這一時期最形象的概括。」

上世紀80年代成名的魯樞元所提出的一些觀點從來不乏商榷，爭鳴乃至批判的意見，也正是這種自由，開放，多元，探索的精神成就了新時期文學的內核。對於書的出版，魯樞元希望該書不僅是總結歷史提供學術研究資源，同時也能夠將書中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文學精神與情感、氣質與風範、理論與思潮，更好地傳承下去。他將自己的這本書稱為「對歷史的闡釋過程中的插曲」。對於現在領域內存在的一些過度依靠儀器理性、推崇經驗主義研究方法，他更堅信文學就是人學。

看見聲音的勇士

聲音，可以利用眼睛來觀看嗎？與眾不同的，替代耳朵所聽見的聲音，能否經由繪畫的筆觸溫度，成為某個人與世界溝通的語言呢？實際上，絕大多數的人們是無法運用「看見」這種方式來感受聲音的。但願，透過閱讀，我們可以傾聽夢想，看見勇氣。

《即使如此，這一天也不錯》是一本自傳式的圖文創作書。作者具鏡善化身成擁有長長的耳朵卻聽不見聲音的兔子，張着大眼睛，講述關於夢想和勇氣的故事。那些故事，猶如沒有容量限制的器皿，淚水再多，始終都無法盛滿。驀然回首之際，她反倒覺得一切都是上天降賜的特殊禮物，極其珍貴，又教人感恩。

兩歲時因高烧而失去聽力的具鏡善，孤獨地生活在寂靜的無聲世界中，即使旁邊有飛機經過，也聽不見轟隆作響的聲音。聽不見聲音所以沒辦法說話的她，經常將自己想說的畫成圖案，拿給其他人看，藉以表達內心的想法。「繪畫」這件事，對於被診斷為聽力障礙二級的她來說，或許就像受困者找到救命的繩索，抓住了希望。

習慣用繪畫與人們溝通的具鏡善，心中有個夢想正在悄悄茁壯，她立志成為一名作家，希望能以自己的畫作向這個世界發聲。可以的話，也想藉由繪畫為自己和其他人帶來希望。

她忽然發覺，自己期盼被稱呼一聲「具作家」。然而，通往「具作家」的路，卻不是一條人煙稀少的寬敞大道。擅長繪畫，且有志於成為專職作家的人，多不勝數。具鏡善並非唯一懷抱相同夢想的創作者，她充分理解到現實的艱難。不過，勇於實現夢想的具鏡善，提醒自己不要洩氣，更不要輕易放棄。下定決心之後，就要堅持下去。經過不斷地努力，她終於如願以償，成為韓國知名社群網站的背景插畫作家，受到許多人的喜愛與認同。成為背景插畫作家之後，合作的案子增加不少，生活看似一帆風順，但創作瓶頸以及實際面向的困境依舊存在。她偶爾還是感覺到自己彷彿孤身一人，徘徊於尖銳的荊棘叢林中，不管怎麼向前走，都看不到盡頭的那片綠色草原。

為了回歸初心，具鏡善不斷詢問自己真正的想法，試圖找出讓自己感到幸福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